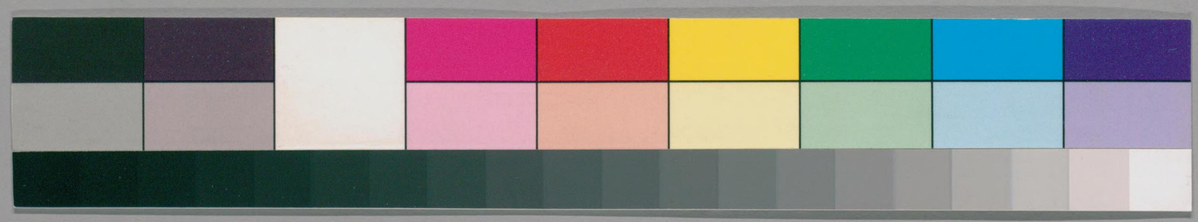


853
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七

文公一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周 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

鄭 詳見僖公元年

齊 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弒懿公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元
立ッ

宋 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朴臼立
文ヲ十六年昭公弑テ弟文公鮑立ッ

晉 襄公繼ヲ覇ヲ魯文公六年襄公卒ス
子靈公夷皐立ッ是ノ年趙盾為ニレ政ヲ

衛 詳ニ見ニ僖ニ
公元年ニ

蔡 魯文公十五年莊ニ
公卒ノ子文公申立ッ

曹 魯文公九年共ニ公
卒ノ子文公壽立ッ

滕 詳ニ見ニ隱ニ公元年ニ魯文
十二年ニ滕昭公來朝ス

陳 魯文公十三年共ニ公
卒ノ子靈公平國立ッ

杞 詳ニ見ニ僖ニ
公元年ニ

薛 詳ニ見ニ隱ニ公元年ニ
及僖公元年ニ

莒 魯文公十八年ニ莒大ニ子僕
弑テ紀公庶其カ子季佗立ッ

邾 魯文公十三年ニ邾文
公卒ノ子定公瑕且立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許 魯文一公五年僖一公
幸昭一公錫我立

小邾 詳二見二僖一
公元一年二

楚 魯文一公元一年冬成一王遇一弑二子穆一王商臣
立ッ文カ十一年次二于厥一貉一文カ十一三一年二穆一王幸
子莊一王立ッ○
楚莊王爭一霸

秦 秦用二孟一明ヲ以テ為一政魯文一公一年二秦一伯伐
晉ノ濟河焚レ舟ノ遂二霸二西戎一史一記穆一公三一十
七一年二益レ國ヲ十一二開レ地ヲ千一里天一子嘉二召一公
過ヲ賀二穆一公ヲ以セ中金一鼓ヲ上文カ六一年二穆公幸ノ子康
公

公鍼立ッ文カ十一八一年二康
公幸ノ子共一公稻立ッ

吳 詳二見一隱一
公元一年二

越 詳二見一隱一
公元一年二

乙未 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魯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
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
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
年
弒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何氏曰〕即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遂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家氏曰〕即位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位而歲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然服皆如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矣無君稱子又不可曠此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并稱公也〔何氏曰〕即就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遂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家氏曰〕即位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位而歲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然服皆如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矣無君稱子又不可曠此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并稱公也

授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之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蘇氏曰〕神宗文祖廟也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事也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

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群臣固有攝行之禮矣
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生則攝而告廟
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
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
太甲之祖也〔蔡氏傳〕古者王宅憂祠烝則冢宰攝
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
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
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也侯服甸服之羣臣咸在百
宰則攝而臨羣臣也至三祀十有一月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蔡氏曰〕喪既除以
歸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

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
入受顧命已受命詰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
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
則誤矣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諸家皆以為禮
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
何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
孟子有二十五月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
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祗見厥祖固
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
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新君蓋易世傳授國
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
猶以為已私服也〔炎氏曰〕嗣子為君明年正月朔
誌位南面改元〔勉齋黃氏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
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君
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朔改作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汪氏曰]文定及九峯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群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為已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羣臣之禮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于先王之文苟太甲澄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太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躬以後則不待踰年而即位矣賈誼謂植遺腹朝奏襄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禮素明紀綱素定而大臣之攝即位不致生變歟國君即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則褻禮

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殯見則春秋諸侯喪禮猶未盡廢也[廬陵李氏曰]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畫即位發喪告廟臨羣臣之禮彼隱莊閔僖非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巳有食之[公]二月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牧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天子崩會葬禮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何氏曰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　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汪氏曰〕失禮如成公親葬晉景公宰咺於王法如見弒賊不討及吳楚僭稱王之類〔家氏曰〕天子所以厚諸侯是以無貶桓公之薨王使榮叔錫命王不稱天為追命篡賊而貶也成風之葬召伯來會王亦不稱天以其用夫人之禮於妾母而譏之也僖公魯之賢君書天王使榮叔來會葬無貶也〔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葬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唯恐失期而先至也故僖公未當遣使會葬僖公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附録〕〔左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

無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禮則有錫薨主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
璧然後歸是已〔杜氏曰〕諸侯即位大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
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
予之玄衮及黼是已〔詩〕采菽朱子傳天子燕諸侯而荅諸侯須美之詩也君子謂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玄衮龍也黼如斧形繡之於裳也言諸侯來朝則必有以賜予之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書〕文侯之命王曰其視爾師用賚爾秬鬯一卣形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左傳〕僖二十八年王享醴命晉侯宥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弨音盧矢因其敵慊獻功而
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
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詩〕彤弓朱子傳天子燕有功不敢輕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而錫之王肅以待有功之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勉也一朝享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無遲留顏惜之意也〔左傳〕文四年齊武子曰諸侯歡王所賴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兹弓矢千以覺報宴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二月薨至是始越紼五月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非正
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
也〔何氏曰〕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蜀杜氏曰〕諸侯即位當朝於王奉天子之命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為諸侯文公不朝于京師而王及錫之命故書天王以正其罪録錫命以志其過或問趙子謂直譏其賞無功爾安得云爾子曰云無采錫命也来錫命者如唐遣中官即藩鎮立節度之類〔劉氏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汪氏曰〕諸侯之嫡子及其君薨必告于王王遣使弔為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曰見天子錫之斁之以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春秋諸侯立世子既不誓于王及其嗣位又不請命于京師王不能罪因而命之矣公羊以錫命為加服劉氏辨其非或者謂命為諸侯非賜命服并文定之說為疑夫斁冕圭璧乃所以命為諸侯也蓋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

錫命者有既沒而追命之者此年毛伯錫命及衛公命曲沃武公為晉侯召武公賜晉惠公命皆始立而賜命者也召伯虜賜齊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皆以其有功而錫命者也榮叔錫桓公命及成簡公追命衛襄公皆既死而追命之者也若召伯之賜成公命則始立未賜命歷八年而後命之耳劉定公之賜齊靈公命雖非有功王將娶於齊故以私恩命之也春秋之書錫命莫非誠耳苟謂諸侯不往拜命為貶而天王之錫命無貴則曷為不待其来見而命之哉〔盧陵李氏曰〕三錫命説已見莊元年此條據杜氏以為諸侯初即位天子賜之命而晉侯羊以為賜以命服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受王命請命于王王而受之故胡氏取之禮經簡嚴圭璧之説然後其義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祫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王氏樵義曰】衛成怒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卿國示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脩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寖聽且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是畏威復歸於晉昔年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霸業遂廢今襄公克纘父功繼為盟主首能威服諸侯故春秋書曰晉侯伐衛貴之也君意雖卿帥不書故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成十三年伐秦書晉侯不書樂書襄十年滅福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士匄哀元年伐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也【汪氏曰】文宣以後大夫專政凡征伐會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杜氏曰】謝賜命得臣叔牙之孫【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臣往不臣之甚也【蜀杜氏曰】受王之寵命苟躬朝而使卿拜命乎故直書以示譏【汪氏曰】文公之立天子既使大夫會葬公之葬又使寰內諸侯來錫命不親往拜而僅使大夫會葬公之葬又使寰內罪且使使召伯會成風葬而文公在位十有八年歷襄頃匡王三世終其身不朝於京師觀春秋所書此事以考之其罪不可揜

○衛人伐晉

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經書晉侯而傳言大夫也

左傳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張氏曰霸王聲罪致討不自及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故書入罪孔達也汪氏曰春秋不書晉之取戚而人孔達予晉而罪衛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奧國伐伯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衛侯伐晉皆有關於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左傳秋晉侯圍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杜氏曰禮卿不得會公侯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辭氏曰卿始會諸侯也大夫而專會諸侯政不在公室矣臨川吳氏曰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蓋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未若公孫敖之專會也外大夫有會公者矣內沒公而名大夫則及齊高傒會于防是也內不沒公而不名大夫則公及齊大夫或不名大夫皆有所諱也內大夫盟于貜泉是也或沒公而名大夫有會盟諸侯若矣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柔猶不氏也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猶為遂事非專會也若公孫敖會晉侯則專會矣以見禮樂之自大夫出也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陳也此為大夫特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頵倶倫反公穀作髡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訪諸令尹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鑿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從之　江羋怒曰呼後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東狄不言正不正

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禮記文王世子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深矣民曰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甚言於天子今以商臣之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見唐孝敬皇帝弘傳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陋穽才性及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之義者必陰篡弑誅殛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殛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音聳悚同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秦請怫旨而見酖矣[曺書員]弘本傳帝語侍臣弘仁孝寬禮太臣未嘗有過而武后將篡志弘奉請數啁旨后酖殺之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汪氏曰]使楚顓擇賢得師加宋左衛侍膳率表淑以傳世子則禍不作矣

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芈音羋再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又宜矣楚顓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汪氏曰]楚一顓位四十六年召陵之後圖許敗徐滅弦黃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襄公伐宋而獻捷于鬼戰泓而宋襄遂殪其身既而伐齊戍穀合諸侯圍宋天下之禍憯矣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汪氏曰]顓亦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兄熊囏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禍天道好還豈不昭然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者乎陳氏曰楚國未志其志顧何世子弑君不可以楚不志也張氏曰裔夷無道之極感應之理故至於此後世如匈奴頭曼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西夏曩霄皆以外夷盜賊毒被天下中國不能剸而受禍於其子積不善之餘殃千載一律故商臣之惡特書之使為君父者知謹履霜之戒以此防人猶有驟欲廢立以啟劭廣之禍者汪氏曰商臣怨于上止王子立已譖之致死楚成於此可以旨省矣而猶有廢立之志狐疑不決是速其斃也今考世子弑君父實莫大之變經書世子弑君者三

楚商臣蔡般皆其君有以致之許止不嘗藥亦悼公教之未至耳有國有家者視此可不知所儆乎○劉氏曰穀梁云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其弑乎

公孫敖如齊

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何氏曰書者譏喪娶劉氏曰左氏云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皆非也左氏見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為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者也汪氏曰左氏於凡諸侯朝聘悉以為禮既不察其不能諒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鄰之疏數劉氏辨之當矣僖公三十年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于京師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敖亦初聘

于齊比事以觀
不敗而惡自見

附録 左傳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申 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襄三 齊昭八 衛成十 蔡莊二十一 鄭穆三 曹共二十八 陳共七 杞桓十二 宋成十二 秦穆三十五 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

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嘗也詩曰毋念爾祖
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已終其可敵乎〔程子曰〕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入之國以
襲人雖忿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
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杜氏曰〕彭衙秦地馮翊西北有彭衙城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王氏曰〕彭衙秦地而
晉師在焉亦知晉之欲戰矣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
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
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
晉侯主之何哉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
敵加於己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己而
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
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
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柔攻柔何
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
王者之事也〔家氏曰〕秦有大惠於晉不可忘也前
日秦乘晉喪而襲鄭喪公懼其凌軋
再至而晉衰負氣好勝親將禦敵復敗秦師以怨
報德故君子責之且文公退三舍避楚施之所必
報乃義之所當然也秦之惠尤大而晉喪亟戰莫
之恤豈惟背惠實忘親矣春秋以是貶〔汪氏曰秦〕
伐罪晉而免秦也

丁五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作僖公主也主者曷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桑練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能喪而後不能也〔穀梁傳〕作為利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早也其不時奈何欲久時日於練焉可也改塗可也

道易擅可也改塗可也

〔范氏曰〕主蓋神之所憑依其狀作主者造木主也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六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猶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月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而練祭〔禮記〕喪服四制十三月而練〔注〕小祥易練冠故曰練祭

練主用栗〔何氏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虞主虞訖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識之用栗者藏主於室中常所當奉事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何氏曰〕禮作練主當以二十三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天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高氏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練練而易主是謂虞虞主既暮而練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祔祔而易主是謂練練而易主是謂虞虞主既暮而練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也〔張氏曰〕事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必有所譏也禮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甚矣〔汪氏曰〕左氏云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遷黍棗栗於廟鄭氏又云唯祔與練祭其主自然在寢喪畢之祭謂吉主於練於練焉壞廟則徃練而始祔今考檀弓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矯謂祔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廟遂用三日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殷練之言練祭易黍栗主而後祔廟也○〔劉氏曰〕左氏僖二十三年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請緩字以上為一句作字下為一句非也僖公以二十二月薨文元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傳云葬僖公而作主緩耳公羊云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文公自惰緩不作主何以知其欲久喪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因朝而盟始此〔左傳〕晉人以三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厭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書諱之也〔公羊傳〕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為公諱如晉所恥也言公之如晉所恥也不書反不致也

及處父盟者公也〔杜氏曰〕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與公盟故貶其族〔家氏曰〕處父去族貶處父所以貶晉侯也

書公者折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孫氏曰〕不言公者不與處父敵公也〔陸氏曰〕義同高傒盟于武父大夫與公盟若非彼強逼我而盟例但書人言非大夫之罪也今晉逼公令與大夫盟故特書其名以見其罪〔蜀杜氏曰〕高傒之盟主在於公而此主在處父公也〔汪氏曰〕抑大夫之伉與及高傒荀庚孫良夫御雠孫林父向戌同晉靖以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父厚二公故一ニ適晉不書又國二不レ致為レ公諱恥存二臣子一
又去レ氏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高氏曰凡
惟他國大夫來會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レ書地
各於二國中一故也今不レ書二處父來會一亦無二如レ晉者一
而書二及處父盟一然則孰與盟耶曰我公也公如レ晉者
不レ書者晉襄責二魯不一レ朝故公畏二晉之威一越レ禮朝レ晉晉侯乃
是以汝不レ書公又去二處父之族一以若其罪也然此
非二專罪一晉亦所レ以罪レ魯之辭也夫公之如レ晉豈
無二卿大夫一以從行乎不レ能二明大義一以正二理折一之一遽
自屈辱其心受盟非二主辱臣死之義一也
張氏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陳
氏曰朝而遂盟之於是始凡諱國惡恥在レ公則但
書其事不レ書公者恒辭也諱在二其事一則但書レ公不
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為二公不與盟一故不書盟
公如レ晉為二止公一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 廬陵李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垂隴 穀户木反穀作穀 垂隴公穀作垂斂

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
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
于晉執孔達以說穀梁傳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社
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垂隴城 辟氏曰垂隴之會
士穀始專晉國之事也桓文沒大夫擅專諸侯之會
盟首公孫敖士穀始也其臣固有罪也使レ之者亦非
氏曰處父之仇二子也處父去レ氏而高
傒存族者彼于レ防而此于レ防也何氏云親就其國
恥不レ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又曰處父係レ國而
去レ氏荀庚良夫等係レ氏而去レ國者此兼罪晉侯之
失彼止罪二大
夫之專一也

也〔蜀杜氏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別會於諸侯者垂隴之會譏政在大夫也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伯致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大夫也〔陳氏曰〕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逐以大夫主諸侯之盟也然大夫主盟曷為序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罪大夫也故訖於宋不以大夫主盟則於其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故書大夫則重大夫桓文之伯會盟有大夫則但稱人會垂稱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主盟書齊國佐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戚之盟書宋華元甚者無貶而安甫之會君與大夫並列矣〔臨川吳氏曰〕晉以大夫主盟魯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為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襄陵許氏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垂隴之會矣〔廬

〔陵李氏曰〕內大夫出盟諸侯自宗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會二國矣○〔陵氏曰〕左氏曰書士穀堪其事也既命之卿例皆書名不論堪與不堪若不堪其事自當罪爾

○冬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生心乎民也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三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汪氏曰〕據僖二十年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大旱然而不書旱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雨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孫氏曰】不雨歷四時而總書惡文公怠於國政不懼旱災之甚 汪氏曰禮穰至于八月不雨則君不舉今文公自十二月不雨至七月則陰陽之氣不和而恒陽為災者八越月矣文公漫不之省雖禪制未終而屢行朝聘會盟祭祀之事其無恤民之心若是豈可以居民上乎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災范注亦云未為災誤矣蓋旱為災而不災則書旱旱為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綱目於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分注人相食則為災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

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有事者時祭〔汪氏曰〕祠礿嘗烝也

大事祫也〔劉氏曰〕春秋祀烝記嘗記禘未有曰大事者其曰大事是乃諸侯之太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祫之謂也正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祫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之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趙氏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為下事張本則稱事

合群廟之主食於太廟〔何氏曰〕陳列毀廟主于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臨川吳氏曰〕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烝曰嘗者五廟各祭也曰有事于太廟者四廟之主遷于太廟而合祭也是為祫曰大事于太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太廟也是為大祫

升僖於閔之上也〔汪氏曰〕列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夢堂胡氏曰〕君已逾年則不論子之有無皆當立廟

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何氏曰〕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

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

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何氏曰〕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范氏曰〕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而諭〔臨川吳氏曰〕閔僖魯君為君臣義同父子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猶父也僖猶字之也疏僖於閔之上是先字後父也
劉氏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襲無異臣子一體也君以子奉之是故為之子矣彼不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之為君臣義然於人一一且以臣而上君乱之甚矣

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為祧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

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蜀孫氏曰世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矣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

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孫氏曰文公二月作僖公主八月大事于太廟踰僖公猶慢不恭也甚矣罔氏曰時二年之喪未終而吉祭于太廟則其誤自明張氏曰吉祭而不言吉者閔二年書已明此主為逆祀書也家氏曰此一書而再誡也大事于太廟未當祫而祫也踰僖公非所當踰而踰也高氏曰父子相繼禮之常也至於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以國則所傳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也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又不得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元帝後皆皆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又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
況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繼先君不唯棄後君命
已之意又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已
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此皆不可者也豈所以重
受國之意也○汪氏曰僖公之不可先閔公三傳
辨析明矣但敖桀謂逆祀是無昭穆亂倫寧曰以昭
穆父祖為喻何休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
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孔頴達正義曰父
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
耳今升僖先閔此三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
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說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
之廟即已從毀禮必不然今考文定此傳用常昭
說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子一例而以閔僖
各為一世襄公三年謂哀公以襄公為皇考亦以
昭定各為一世則是異昭穆矣然仲嬰齊後歸
父則引何休以為亂昭穆之序朱子謂文王為昭
武王為穆自其始祖而已然管蔡郕霍為文之昭
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子孫亦以為序而不敢則昭

穆不可易也但其論天子廟制謂周孝王時武王
親盡始立武世室孝王乃其弟而各為二世
又以宋太祖太宗哲徽欽高皆兄為穆而弟為昭
皆兄弟对列各為一世則又紊昭穆矣如何休謂
逆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兄弟四人
相繼備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立廟將無所
容苟各為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而
衛成不得祭曾祖矣古制不存無復可考竊疑古
者一君各為一廟則兄弟同昭穆其為一世祫祭
太廟則魯當以僖公將設位於閔公之下後世同
堂異室不可以二兄弟共為一世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
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祝迎四代之主是諸
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
春秋哀公之世祖宮猶在則是祭十一君而八世定
公立煬宮則是祭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
有十一餘世歷二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毀說禮者反
引春秋以為證而聖主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又

按大傳論禘祫而云諸侯及其父祖夫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則于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且得祫祭則諸侯大祫陳數蘭之主宜不得為非禮矣或者謂諸侯不當二大祫成主賜魯重祭故有二大祫疑其說之過也說數梁者以二大事為祫嘗左氏外傳又以為祫烝皆未知其為二大祫耶苟以此為時祫則有事于太廟名為何祭邪廬陵李氏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為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為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為大事書禴祠烝嘗為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宜八年有事十一年有事孟也此皆於祭之僭也孟嘗無識故不書祭名其如禘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為祫者非也

敖皆同杜氏以為禘者公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故尊秦也謂之崇德程子曰秦以忿取晉敗可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溺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家氏曰曾莊忘父之讐及齊為好春秋深責之晉襄敵父之惠屢戰勝秦乃更率二十國之師以為此役故四國皆書人以示貶也陳氏曰易為不序而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discussion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 ○ [廬陵李氏曰] 此條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其說如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以尊晉相類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固是但自入春秋以來至此除魯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霸伐宋伐郳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沈皆殊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

據不爲無見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虚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

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婚姻常事不書 [汪氏曰] 據春秋十二公皆不書納幣惟此年及莊公親往則書之

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 [何氏曰] 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

夫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虚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臨川吳氏曰] 此年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納幣禮是在喪而圖婚

未大祥而行嘉禮也非禮故書 [汪氏曰] 喪雖二十五

月太祥然後十月而禫必二十七月始為終制况春秋凡書其四時皆指首月此書冬則納幣在十一月是僖公之薨甫及二十三月殺哀而圖婚失禮甚矣宣公元年逆女其蔑禮視此尤甚然其篡立之罪已極於喪娶乎何誅 ○ 劉氏曰左傳云禮也則是以喪娶為禮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此年大事于太廟則已除喪矣

丁酉 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

蔡莊二十二 鄭穆四 曹共二十九 陳共八 杞桓十二 宋成十三 秦穆三十六 晉襄四 齊昭九 衛成十一 楚穆三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沇沇潰

霸國 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 左傳 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沇以其服於楚也沇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張氏曰 沇姬姓國

按左氏伐沇以其服於楚也沇潰民逃其上也 汪氏曰 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 五國皆稱人將去聲非命卿也 薛氏曰 晉初有志於諸侯肇龐使壬穀沇之伐沇命其徵者急也 沇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 常山劉氏曰 一被侵伐而民散若之不能可知矣蔡潰沇潰許潰是也 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

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稽而本之以正
也【家氏曰】霸者當伸大義於天下或當為而不為
或不必為而為之失其道矣楚商臣負殺父之
罪于今二年猶晉襄伏義而前師壯辭直天下諸
侯孰不敢勇而從縱未能汗潴其宮楚人必能以
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
於前人矣乃視非己事使元咎得以樹其羽翼盍
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沈哉襄公舍
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
而猶狐免雖潰百沈何損於成敗之數乎故春秋
貶人之【高氏曰】魯猶卿佐則諸國必非微者獨得
臣書名氏者詳內而略明諸國皆卿行書人以貶之
也文公三年之間遂敖得臣累見於經則知魯政
盡在諸臣矣漢五行志文公時太夫始專政信夫
【王氏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
大夫救患自救鄭始春秋皆貶人之不與大夫之
專政也晉舉兵伐入使之畏服所謂威也率衆救

人使免於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
之則有害於國聖人見微知著故於此二役皆貶之所以戒威福之不可
下移也

【附錄】【左傳】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夏五月壬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
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我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掌事重
也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趙氏曰】內臣無外

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誅臨川吳氏曰王臣無外交以其嘗與魯同盟故來赴然非禮也 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音參於賵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賵館惡夫渜之無從而為之者輔氏曰義之所可則脫驂於賵館而不吝淮澤陳氏曰惡夫渜之無從者從自也苟不脫驂以賵之則是於死者無故賵之情而此渜為非理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爾氏曰左氏云弔如同盟禮也葢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春秋之意乎啖氏曰穀梁云叔服也叔服若是王子虎則會葬之時何不書王子乎注氏曰經未有前書字而後書名者惟尹氏或書子則非二人劉卷前書稱王而後書名則子也者爵也非字也左氏於王子虎稱內史叔服則非二人明矣豈有甫越二年而名字異稱邪或者謂虎與卷皆夾輔天子於艱難危困之中故春秋賢而卒之然單穆公黜與劉文公翼贊敬王以安周室亦不書尹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記其卒春秋存而弗削以示王臣不當赴喪於列國耳廬陵李氏曰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與王子虎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為非不知胡氏何據且胡氏於星孛之下則亦不以左氏為非矣不知何以驟攖此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程子曰】猜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脩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張氏曰】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茅堂胡氏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後不復報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而改爾仲尼以恕與人君子大改過【陳氏曰】此秦伯也曷為貶稱人殽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汪氏曰】穆公自誓之言追咎既往之失而冀將來之善不貴勇夫而貴良士惡媢疾而思彥聖期以保邦為念諄諄懇惻誠可為有天下國家者之

法則上天予取之以繼二四代之書而門人引之以釋
大學平天下章可謂善言矣胡及不踐其言終用
孟明報復至再必以勝晉而後已故書取其言而
春秋責其事也說春秋者因左傳有霸西戎之
語而史記謬稱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錄
召公賀以金鼓然考傳之所記則踰二年而穆公
卒其謂棼舟伐晉而遂霸者已非事實況證以經
之書法自戰韓稱爵其後終穆公之身並以人書
敗之役且以號舉反不若楚莊之見於經並紀其
爵則許穆公以伯者妄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此
役為秦伯再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一
孟明之不解予棼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為貶
者左氏得其事
胡氏論其義也

秋楚人圍江

【左傳】楚斯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辭氏曰】報深之
役也【臨川吳氏曰】自齊桓之霸江黃以近楚之國而
從晉故楚憾之深前既滅黃矣而未加兵於江者
蓋江猶能宋其國也至今年有圍江之師【高氏曰】
實澤之盟江從中國楚自城濮之役亦不敢侵伐今
晉文既沒襄公不能討南臣弒逆之惡故楚人輕視
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圍江以試之也【廬陵李氏
曰】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辦皆貶辭也

○雨螽于宋

【左傳】隊而死也【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
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
梁傳】外災不至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柰何
茨盡矣【杜氏曰】自上而墜有似於雨來告故書【唐陳氏曰】不曰宋雨螽如宋大水
之例考其實如雨之多自天而墜到地而死明矣○
趙氏曰】穀梁云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假如有二十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著於上見於下豈得云雨絫自空而下又多有於雨雨雜歷代有雨血雨毛雨土皆是也〔汪氏曰〕外異因來告而書公羊云為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為災其皆非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賜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拜公賦嘉樂〔張氏曰〕不書見賜也晉人於是請改盟大盟也晉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晉人乃復與盟皆非禮也〔汪氏曰〕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于國都者諸侯有不協之故則期會于某地而牲歃以示信已非盛世之事況因其朝聘而要之哉前年朝晉晉既以處父盟公于其國此年雖云改盟而猶要公之朝以約誓於國都甚矣文公再如晉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以救江何譏也其為譏柰何伐楚為救江也〔穀梁〕此伐楚其言以救江何也江遠楚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孫氏曰〕此言伐者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救江

帥師不急赴之二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救江

江圖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楚人滅江

善矣其書以何楚當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
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掌圖宋矣
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圖宋
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圖之
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
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
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蔡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
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
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
以救江言以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
春秋紀用兵之法也【陳氏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
始大夫強也【永嘉李氏曰】春
秋之初有以大夫帥師者矣未有若陽處父之專
伐也內大夫帥師而不氏者則無駭帥師入極溺
帥師伐邾婁會齊師伐衛是也內大夫氏者公子慶父
夫則未有帥師而出竟以見征伐之自大夫出也【張氏曰】楚商
臣無父無君乃致惠於江是禽獸過人之甚以中
國諸侯為已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付之任付之
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誅之以
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罪也【臨川吳氏曰】
江以從中國而受楚之伐中國當救也處不
父畏楚兵之強不敢徑趨江之城下乃揚言伐楚
以救江門干方城二旦見息公之來即避之而反既
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其為畏怯也明矣【汪氏曰】

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書伐以救實爲特筆考於傳之所錄非惟楚侵陳以救鄭伐鄭以救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厲父既不能救楚又不能救江而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經書中國如兵於楚者三惟齊桓聲包茅不貢之罪而得屈完之服厲父有伐楚之名而無討楚之實晉定公會于召陵有伐楚之勢而僅爲侵楚之牋春秋蓋深惜之也

戊申 襄王二十九年 罕 晉 襄五 齊 昭十 衛 成十二
三十 陳 共九 杞 桓十四 莒 庄二十三 鄭 穆五 曹 共六
十四 秦 穆三十七 楚 穆三 宋 成

春公至自晉

汪氏曰自是公如皆致如晉者凡二十書至者十有三皆所以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執或辱故危之也始也文公如晉則有處父要盟之恥而不書至迄其終也昭定六如晉而不見納書至之爲愈矣人君舉動之得失可不慎哉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謂此類也高郵孫氏曰文公之出六致之也不致者二安之也

附錄 左傳 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 郯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仲姜之不免於魯也曰貴賤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免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傳其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婦姜氏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送者誰也親送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言也喪婚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小君奉宗廟也不書葬者雖卿亦失其職也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

禮記曾子問女未廟見未成婦往送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禫徙感反汪氏曰除服制名鄭氏曰禫澹然平安之意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皆方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仇儷遠禮而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免於禽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劉氏曰夫婦之際人倫之首文公闇弱情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夫人不安其位終卒至於禍又非獨文公之罪雖夫人預有罪矣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始而呼天不亦晚乎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夫人之不能安其位由無以謹於禮也張氏曰聖人嚴古今之辨義人之所以異人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為風教之首而納幣於喪中奪

秋繆逆ノ女ヲ為ニ逆ノ婦姜ノ不ニ成ニ其ノ夫人之禮一以ニ見ニ不倫之本一已ニ失ニ何ヲ以正ニ是ノ國ノ人ヲ為ニ後嗣之基乎。趙氏曰公自逆ノ常ノ事ヲ不書ニ以ニ成ニ禮ノ于齊ニ所ニ以ニ變ノ文ヲ云レ逆ト婦ヲ以ニ譏之ヲ○陳氏曰吉凶之禮苟モ公不ニ自行一大夫不ニ逆事ニ則第書ニ其事ヲ不ニ書ニ其人ヲ則必微者耶春秋之規矩也文公使ニ卿納幣ヲ而使ニ微者ニ逆ニ是レ公以ニ禮ノ之ヲ而不ニ以禮ノ逆ニ之宜ニ其ノ不ニ終也汪氏曰春秋一ニ經書ニ逆ノ夫人一ニ惟此年最略ス既ニ不ニ書ニ至ヲ豈非ニ聖人責ニ文公首ニ紊ニ通ノ喪ノ之禮ヲ而然ニ歟宣公之娶ニ左ニ亟ヲ而書法加詳事同ニ而既ニ更則從同ニ同ニ也○劉氏曰左氏云卿不ニ行ニ非禮ニ也假令卿行ニ獨可ニ謂ニ之禮ニ乎公羊云娶ニ乎ニ大夫ニ略ス之ヲ也此雖ニ無ニ他ノ証據ニ然魯初納幣乃用上卿ニ審娶ニ大夫ニ若禮豈如ニ此崇乎穀梁云逆者誰也親ノ逆而稱ニ婦或ノ者公與ニ曰ノ公也非ニ也穀梁既ニ云ニ親ノ迎而稱ニ婦則稱ニ婦宜ニ也又何以ニ見ニ其非ニ成ニ禮ノ於齊ニ平且令非ニ成ニ禮於齊ニ云ニ公羊逆ニ婦姜ニ足矣文不ニ當ニ細ニ没ニ公如

秋侵穀

汪氏曰狄自ニ莒之敗ニ至ニ是ニ始侵ニ穀之謀ニ而齊伯不ニ救故也王氏曰大國如ニ齊狄侵ニ穀則其他邢衛魯鄭不ニ足ニ怪ニ也

○秋楚人滅ニ江ヲ

左傳楚人滅ニ江ヲ蔡侯為ニ之ガ降ニ服ヲ出次ス不ニ舉ヲ過ニ數ニ大夫諫ム公ニ曰同盟滅雖ニ不ニ能ニ救ヒ敢不ニ哀乎吾自懼也君子ハ曰詩ニ云惟此四國爰究ニ爰度ニ其秦穆之謂ヒ也張氏曰江之不ニ祀晉棄之無ニ遠謀ニ也臨川吳氏曰三年之秋楚人圍ニ江ヲ而無ニ救之ニ實江之受ニ圍周十ニ暮而不ニ競而荊蠻得ニ以肆ニ其虐於小國ニ可ニ哀ニ也夫汪氏曰公羊云入ニ不ニ言ニ圍書ニ其重ニ者江黃二國從ニ中國ニ而致

臧黃書伐而江書圍皆書中國之不能救也臧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心江黃之君不書并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其位又可知矣

○晉侯伐秦

左傳 圍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子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脩怨乃其善也

晉人三敗秦師汪氏曰僖二十三年敗狄文二年敗秦春戰彭衙冬伐秦取汪及彭衙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秦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

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脩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旦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詘命不越此矣〔茅堂胡氏曰〕穆公悔過極晚取王官封殽尸之後晉侯來伐秦伯於是悔改不復往報聖人所以取之以此見與人為善之路廣矣〔張氏曰〕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恥末若商臣得志於江為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夷滅小弱逞其凶毒晉襄之為盟主未矣此事書之深罪晉侯不以江亡為恥而敵秦怨也〔家氏曰〕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善之以其狥私報怨之過甚亟戰而不知戢故貶其人而責之〔王氏曰〕隱公以來政在諸侯若大夫專政則例貶稱人文公以後政在大夫若諸侯有罪則出爵以貶此例之變也猶宣九年齊侯伐萊

成四年鄭伯伐許皆貶之也〔廬陵李氏曰〕秦穆晉襄五年之間交兵者五止此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臨川吳氏曰〕按左氏所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敢伐伯主其明年晉會諸侯於垂隴將伐衛幸得陳侯為之請成執孔達以說於晉而衛遂得免於伐自孔達遭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為政至次年春衛從晉伐沈

自此衛服霸主而無事矣至次年春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國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出寗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蓋如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傳冬成風薨 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杜氏曰莊公妾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

以夫人之名稱號之 汪氏曰據僖八年用致夫人乃成風也 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 陳氏曰夫人某氏嫡稱也喪之以夫人之禮也僖公之喪揖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謚伉然以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 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 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禮記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 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名以實書是不為異辭者謹禮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所由變也【薛氏曰】妾母為夫人僭也僭則何以取
予春秋不没其實也【朱子曰】僖公成風
與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汪
氏曰】嫡妾之分乃人君所當謹以妾母為夫人必
致以妾為嫡以妾為嫡必致廃尊奪正之禍敬嬴
之殺惡及視乃視者僖文之尊成風而動於為惡
也後世妾母皆稱太后或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號
又其甚則唐高宗立武昭儀為后而致移其宗社
矣朱子於綱目書尊帝母貴人為太后又或書立
貴嬪某氏為皇后或曰立婕妤某氏為皇后或曰
立婢某氏為后盖取法春秋譏成風之例然春秋
隠其辭而綱目直斥本稱者春秋乃本國
之史而綱目則筆削前代之史故不同也

【己亥】襄王三十年

五年

晉襄大 齊昭十一 衛成十三 蔡莊二十四 鄭穆六 曹共三十一 陳共十 杞桓十五 宋成十五 秦穆三十六 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户暗反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
非禮也【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
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来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
含已晚【程子傳】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
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冠氏
曰】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

珠玉曰含【何氏曰】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例也車馬曰
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汪氏曰】據神主止歸賵此兼含賵【杜氏曰】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書秦誓夏

矣弗克若天注不能順天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敘而庸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敘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陳氏曰]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為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為非常事也自是三書矣孟子卒不赴于京師孔子自魯司寇攝相事公一始也則王法廢人倫夫人一人之不慎命於天子乃至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劉氏曰]不知者乃謂天子賵一人之小過耳不知天之深求事救母弟之大惡也而識之略之是不及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君臣父子夫婦也治之以臣弒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是三綱廢矣是失人之所以為人也王之無天亦明乎[汪氏曰]禮經天子諸侯妾無服而周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亦不及三邦國夫人之喪也今王臣含賵則是魯以成風之喪赴於京師矣夫人之喪猶不當赴于王況妾母乎王之賜以含賵其責已深而魯之徃赴其罪亦不可旋矣春秋王禮之施於魯者惟祖文二公為數且盛而文公薨實三十綱有知此者亦可悲夫○[趙氏曰]公穀皆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雖若每事須二十人則整三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劉氏曰]鄭國含賵襚猶共二十大夫況王者王者於其臣妾孰又云其不言來不言來豈周事之用者也亦非也宰咺言來豈周事之用者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蘇子曰仲子非惠公之嫡故特為之立宮而不祔不書其葬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　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薨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別為之謚焉書以示譏也　汪氏曰後世以妾母為正嫡至於喪事乃黜正嫡而妻妾合葬焉如中宗之葬乾陵嚴善思諫而弗止循襲而莫之知其失矣孰有如漢之孝文自謂側室之子而不以為嫌者乎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作毛

左傳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　程子曰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汪氏曰召伯天子之卿也召采地伯爵也

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桓四年書宰渠伯糾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桓五年仍叔八年家父書字不書名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

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汪氏曰春秋君夫人葬惟僖公及成風王使天夫夫來會一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陰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屬杜氏曰薨而賵賻卿會葬非乎故復去天以示義家氏曰天子之於諸侯有會葬之禮非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服來會葬二年書召伯來歸含且賵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或稱天王或不稱天王其義豈不甚明乎陳氏曰

人賵含之一丁人葬之以是懷諸侯吾見周之益陵夷宰咺掌以賵妾母敗則召伯何以不敗王不待敗而自見王不稱天則召伯不待敗而自見也宰咺以是懷諸侯吾見周之益陵夷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討也故皆不稱天○劉氏曰左氏曰禮也非也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又使公卿會葬何禮之有何休謂去天者不及事小失耳未可集以為過也何至逐敗去天乎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王含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書亦不待敗而惡見也鬲川吳氏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卿聘焉為魯之謹於事霸主也魯臣如晉聘來二十四致遂會葬者又四焉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仲孫何忌或速或數或無所為或有所為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矣

○秦人入鄀 音若

左傳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杜氏曰 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遷於南郡鄀縣 高氏曰 鄀蓋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遂為楚所并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強去郢而都鄀矣

○秋楚人滅六

左傳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汪氏補曰 地舊壽州安豊縣有六國故城 臨川吳氏曰 晉襄公死期將及故其志氣不能如初年之盛紹霸之業寖以衰微西戎之秦南蠻之楚敢於肆行中國吞噬弱小而無所忌憚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子錫我嗣是為昭公

附錄 左傳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庚子

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 晉襄七 齊昭十二 衛成十四 蔡莊二十五 鄭穆七 曹共三十二 陳共十一 杞桓十六 宋成十

大(秦)穆三十

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附録][左傳]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杜氏曰]臣非君命不越竟故聘而自為娶[范氏曰]行父季友孫[臨川吳氏曰]此亦行父欲逆婦於陳而請於君借聘禮以行前此魯陳未嘗有姻家也[汪氏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昏耳春秋特書公子友葬原仲王行父之娶于陳公孫茲娶于弁嬰齊娶子甚皆止言如所以貶季友之私行而不予行父茲與齊因聘以遂其私欲也自逆猶可教如莒涖盟而代弟逆婼聘宋而為意如之逆則又甚矣

[附録][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典訓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

使毋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即命聖主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朱子曰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汪氏曰 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即位六年君朝於晉者再而貴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天子之禮而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於經蓋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有王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與宮反 公 作讙

左傳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廬陵李氏曰 晉自襄公繼文之世主夏盟是時秦穆亦霸西戎春秋列之夷狄曾不得與鄭莒之國以爵先後況授之伯哉襄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李氏云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有襲晉之謀宋歃[illegible]之與秦尋殽之覆秦此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

宋而襄公首能繼之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敎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入之何哉曰卒之者夷不偏華以權之未矣也削之者喪不與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没三強並與秦雄西陲狄扭北師楚復强於南苟縱二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殽以却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畧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略則襄公之烈何為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衞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斂江則謀怠矣越二一二載事不逮初况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摸又後於文公甚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杜氏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汪氏曰】鄭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葬士弔大夫送葬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昉為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馴致以小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死矣

葬晉襄公

【左傳】襄仲如晉葬晉襄公【杜氏曰】三月而葬速【汪氏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御秦師故急於襄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官也十二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柰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

易曰不出戶庭無咎【朱子曰】節有限而止也【程子曰】戶庭戶外之庭當節之初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無咎也

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朱子曰】此夫子繫辭釋節卦初九爻義【汪氏曰】人之所節唯言與行而言尤所當謹以防輕泄則招妖咎故夫子獨以言言之也

凡書殺者在上則稱人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汪氏曰〕稱君如佞夫稱天王痤申生稱宋公晉侯稱氏如楚棄疾殺比稱公子楚招殺偃師稱陳侯之弟稱人如御寇先都稱陳人晉人州吁無知稱衛人齊人之類稱盜如鄭公子騑陳夏區夫之類稱國如鄭申侯楚得臣之類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汪氏曰〕親殺者射姑而歸罪於君明其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陸氏曰〕射姑專殺其惡易知晉侯漏言其責難見春秋之作明微也故以累上書之以戒天下之為人君者也〔汪氏曰〕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謂人君陟黜大臣當由直道也襄公黨以大公至正之道上下其臣雖有不盡當人亦退聽而無所歸怨今乃漏言於射姑嫁怨於處父則是處父之罪襄公

致之矣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汪氏曰〕漢成哀之間張禹王舜輩專坐視王氏專僭而不言乃所謂拱默自全者也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張氏曰〕據左氏則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所謂君漏言則是易中軍乃處父容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射姑之殺處父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臨川吳氏曰〕是時襄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已卒而書國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養公漏言之故實養公殺之也【陳氏曰】兩下相殺其書國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賊而不知則其君之罪也是故晉童殺三卿栾書中行偃殺胥童殺郤錡高厚鄭子展子西殺公子嘉皆稱國而已矣【家氏】【曰】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使盾由是為政於晉擅廢立專刑賞使居執政之位則善矣【高氏】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音誥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朔天無是月也閏月是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則餘月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杜氏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文公怠慢政事以閏非常月故不告朔【何氏曰】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王氏曰】不告月而曰月善猶朔者月之成也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俱不舉聖人變文而書為怠政而設也不告朔則易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王氏曰】有朔而無中者為閏月月有晦朔則自然有閏無閏則失月行之數故曰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汪氏曰】日月所會是

謂辰以曆言之則是積餘分而置閏以日月星辰觀之則閏月日月亦會於辰與他月無以異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汪氏曰〕閏雖無中而節氣在望曆置閏月則不失陰陽節氣之正也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筴則有其數〔史記〕黄帝紀迎日推筴注策數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天官書黄帝考正星曆起消息以正餘閏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書曰〕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蔡氏傳〕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以玉為管横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日月五星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朱子曰〕奇著策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象閏乃積月之餘日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後漢書〕律

曆志閏月無中氣而北斗斜指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茅堂胡氏曰〕沈存中有去閏之論而堯舜以來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若去閏則歲功息矣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居故居于門班告朔於邦國〔周禮〕注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必言王之所以尊王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朝日但身至于廟朝謂之而已故曰猶朝于廟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范氏曰〕受朔于廟者尊王事先君不敢自專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不已之詞〔閻祉氏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高氏曰〕苟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為而可已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梁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之不告月也若者是當告也〔盧陵李氏曰〕傳五年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之告朔於廟則謂之視朔〇〔梁氏曰〕公穀言不告月為是非也皆同但告於廟則謂之視朔按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劉氏曰〕公羊以謂不告朔禮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可得而告乎〔汪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二十一周在天為一日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為一歲月一日不及天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而

與日會故者十二為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為常數十二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為二十四氣是為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於是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三分為十二月是為朔虛而晦朔弦望於是定焉積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尚餘歲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尚餘三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若曆不置閏則弦望晦朔皆非其正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故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禮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乃天地自然之理曆家因其自然而立積分之數以合之耳公羊謂閏月天無是月穀梁謂閏月之餘日皆非是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晦朔交則為一月非有閏之名特以日月行天疾徐之不同而歲年盈縮之有異遂謂之閏天與日月之行自然有閏豈可謂天無是

月哉月非有餘也又豈可謂附月之餘哉月之有閏則由乎天而月之名閏乃由於人故於文王在門為閏禮稱天子聞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王之謹乎閏月者如此而諸侯安可不告月哉考之經傳凡言閏月多在歲終蓋是時曆法謬矣每置閏於歲終故左傳以閏三月為非禮則無中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月矣秦之後九月實倣於此是宜當時之卿大夫以天無是月指為曆家所置而蔑其君廢告朔之禮也說經者或曰天子不告朔尚何責昏庸之魯文也哉春秋書猶朝廟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預亦云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意蓋聖人傷魯文之怠慢政事故特書不告月猶朝于廟若曰不如此而尚幸其如此將已而不遂已是知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與猶三望猶繹之義不同【廬陵李氏曰】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張氏所謂稟正朔也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曰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止之詞大率皆譏其含天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為幸其不已之詞其說本於蘇氏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

七年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 【晉】靈公夷皐元年 【齊】昭十三 【衛】成十五 【蔡】莊二十六 【鄭】穆八 【曹】共三十三 【陳】共十二 【杞】桓十七 【宋】成十七卒 【秦】康公罃元年 【楚】穆六

春公伐邾

【左傳】間晉難也【杜氏曰】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句公作朐禮也

[左傳]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汪氏曰]絕大皥之祀以與邾國叛臣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王氏箋義曰]僖公反其君故不日文公絕其祀故謹而日之[汪氏曰]僖公雖曰私其母家猶有崇明祀保小寡之義文公秉霸國之政貪土地而舍逋逃其罪益甚矣○[胡氏曰]公羊以為內辭然僖公嘗伐邾取須句矣何以不為內辭哉公羊之說非也穀梁以為謹而日之說不日則聽其取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遂城郚 郚音吾

[左傳]遂繼事也[汪氏曰]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難郚魯邑下縣南有郚城[汪氏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又重勞民力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心有慊焉故畏邾國之伐而不知愈重其過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穀作壬臣

[汪氏曰]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為昭公[高氏曰]以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略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兄國君乎此譏所謂庇焉而縱
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
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
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卿和公室樂豫舍
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
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
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稱人以殺諸有罪
也莊氏曰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死者無罪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 見詳

左傳莊公二十六年冬曰二子在公宮以亂兵
所殺高氏曰賊責無所寄直志其衆亂無政而已

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堅氏曰非

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盡名特加人字以別之又
明死者無罪臨川吳氏曰穆襄之族率國人人衆
非二十人也故稱宋人殺者不幸而遭亂兵非有可
殺之罪故不書名陳氏曰終昭公之世不名其大
夫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二十國之辭有
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莊
公凡會齊侯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
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不名是
一人之辭也汪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羣公
子以啟亂階致公族之脅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
復殺司馬而逐司城經書宋大夫明年又書逐宋人
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
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逐皆書
宋人而昭公之為君可知矣魯未十年而有帥甸
之弒經以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為
宋人之君也○趙氏曰以二十世內娶便云二十世無
大夫公羊之說非也
穀梁之說非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令力一呈反蔑囚作眯二奔上二有二以師一字

左傳秦康公送二公子雍一于晉二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二吕郤一之難乃多與二之徒一衛穆嬴日抱二太子一以啼二于朝一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一嗣不一立而外二求君一將二焉寘一此出一朝則抱二以適一適二氏頓首於宣子一曰先君奉二此子一也而屬二諸子一曰此子也才吾受二子之賜一不一忘吾唯子之然今君雖終二言猶在一耳而棄之若何宣子患二穆嬴一且畏二偪乃菅先蔑而立二靈公一以禦二秦師一箕鄭居守趙盾將中一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一軍二先蔑一將下一軍先都佐之步一招御戎一戊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二秦奉一則寘也不一受怒也所不受矣而復緩一師秦將二生一心先人有二奪人之心一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潜師夜起戊子敗二秦師一于令狐二至二于劇首一已丑先蔑奔秦一士一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一人太一子猶在而外二求君一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二及擁鄭一以往可一也何必子同不一盡一心乎弗聽為二賦板一之三章一又弗聽及二亡一荀伯盡送二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一於秦二曰為二同寮一故也士一會在一秦三一年不一見一士一伯其人曰能亡二人於國一不一能見二於此一焉用之士一季曰吾與二之同一罪非一義一之也將二何見一焉及歸遂不一言二師敗績一敵也此一晉先一眯以一師奔秦二此一偏戰一也何以外一也其一稱一人何貶曷為貶梁傳不一言出在一外二也轂戰而齊秦以是為二逃一軍二也穀氏曰令狐河中府猗氏縣有二令狐城一

按二左氏一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二長君一趙孟使先蔑如秦迎二公子雍一秦康公以二師納一之襄夫人日抱

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
此諸大夫畏逼乃請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
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
爲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
【汪氏箋義曰】既敗宣子子又敗秦伯罪各當誅【陳氏曰】宋襄公納齊亡公戰于鞏稱師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敗稱人秦晉之交兵於是再世自今令狐之役不悉書矣八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秦伐晉取武城不書十一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
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生事乎是戰者
也故書及其敗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
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

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齊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
【張氏曰】如左氏說則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若交敗之也然二國之兵晉
罪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且不書
秦師之敗深罪晉人置君而不定也先蔑奔使
秦而逆公子雍罪之也【高氏曰】先蔑以自今令狐復
如秦故不言出也【汪氏曰】晉襄以前年八月卒十一
月葬矣秦人豈不知其已立君而至是始納公子
雍耶蓋趙盾始議求長君而中變其說秦人雖知
其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強納公子雍以爭國也夫
康公始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
之詩是固良心也今乃納庶孽而奪嫡甥之位自
是兵卒不息豈非殄滅親親釋秦而專罪趙盾矣【盧陵李氏曰】秦晉之交兵
又始於此十一年有二少梁北徵之師十二年有侵崇之報伐左氏本未獨詳

公穀以先蔑爲逆之軍者蓋不知事實耳

狄侵我西鄙

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張氏曰問秦晉之爭也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之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高氏曰魯間晉難而伐邾則狄亦間晉難而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程子傳文公怠於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手逐再往與晉盟也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爲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襄陵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趙氏曰諸侯不序公不得與之盟也而曰公會諸侯盟者言公附於載書也載書不可從附與盟主文之大夫敵焉也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辭公怠情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陳氏
曰諸侯何以不序晉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以前一日而後序也前有王人後無王人一書曰諸侯盟于某如首止葵丘則王人掌不與也前無吾君後有吾君書曰公會諸侯盟于某如盟薄則吾君當與不與也未始有不與者也但曰諸侯一役而再有事遂國許盟祝佝一盟重出是也非一役而再有事則非凡數也此凡數者散辭也臨川吳氏曰經書諸侯者皆前一日後凡此若無左傳則不知其為齊宋衛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叙諸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張本也汪氏曰經書大夫之盟不書及齊大夫盟時襄公已書名氏者三並公子遂桓公未久齊無君當國大夫自為主而與並盟故大夫不書名氏此年趙盾初並靈公專政強會八國之君而自主盟亦若晉無君然故趙盾亦不書名氏漠泱之會諸侯皆在而十二國之大夫自盟則諸國皆共名無君矣故亦但書大夫盟

扈之盟書曰大夫霸主失政也溴梁之盟書大夫諸侯皆失政矣○劉氏曰左氏云公後至不書所以魯非也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後會而及其盟此飾非之言今及其盟二不得二云後會盟重會盟輕不當詆諆書其整又已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若乎公羊云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朕晉大夫使與公盟亦非也諸侯既與公盟矣又何公後之繩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無能為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一無功文公之綱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盟扈書諸侯無能為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一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也此總繩諸侯為公後至也諸侯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敏也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之不早赴而自取其貶也胡氏從此公教說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則以伯者之詞亦有見也

冬徐伐莒

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一年楚人伐徐齊桓為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為其能去夷即華不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與莒伐莒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人復夷狄之汪氏曰僖十五年敗徐娶林此年伐莒徐皆舉羅文定昭五年傳曰徐伯益之後始僭稱王故春秋比諸夷狄今考僖三年取舒下七年伐英氏皆稱人以其能附中國也會申稱子則在會諸侯皆從夷狄耳

公叔敖如莒涖盟

公穀作位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嫡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歸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鄫

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致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而亂及於外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敵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奪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穀梁傳莒位也其曰立何也前定也其不曰前定之盟不曰也高氏曰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脩兆之盟敖娶于莒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歸川吳氏曰曹臣每欲娶婦以公事以遂其私君之無政焉名木不正卒以涖盟禽獸之行也

附錄左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臣聞之於其地今已墜矣何以歸之敗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無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也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三事謂之正德利用厚生謂

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壬寅

襄王三十三年崩

晉靈二 齊昭十四 衛成十六 蔡莊二十七 鄭穆九 曹共三十四 陳共十三 杞桓十八 宋昭公杵臼元年 秦康二 楚穆七

八年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夏四月

附錄 左傳 夏秦人伐晉取武成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世子王臣嗣位

左傳 秋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盾徒本反 雍於用反

左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杜氏曰 衡雍鄭地滎陽卷縣 高氏曰 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循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 張氏曰 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地與扈相近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

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蠻所以得窺伺間隙私事之以胚胎殺適立庶之禍也〔汪氏曰〕晉魯之用事者會盟攻在大夫矣〔汪氏曰〕大夫之專盟始於此前此盟罷泉猶有諱公在會也自是而有恃無恐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鄫則晉楚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之盟始也況當是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計文公之盟扈必要神遂歃而後信亦猶成公之沙隨不得見而季孫行父會晉郤犨盟于扈昭公之喪少姜不見納而季孫宿如晉馴致乾侯之次晉不能脩方伯之職而意如會鄆于適歷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音洛雒戎公作伊雒戎

〔左傳〕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諸戎雒居于伊雒水雒之間暴鄭地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曰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張氏曰〕盟盾未幾而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所以別夷狄於中國以示辨內外之法也〔高氏曰〕暴亦王畿之采邑詩稱暴公是也雒戎雜處于王畿之內而列國至於與之盟則其干紀中國甚矣大夫無遂事自手午至乙酉四日之間不能再出又非一事再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晉戎同使又各舉其地以辨華夷之分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沈〔汪氏曰〕陸沈如陸地而沉於水

建武中徙匈奴於上谷漁陽徙降羌於關中五原扶風焉朔空地厥後族類蕃息馴致劉石彊盛十六國僭亂中原非晉有矣 唐亦世有戎狄之亂 汪氏曰唐初突厥頡利已數有叛亂玄宗為祿山所誤再世不能平定代宗時回紇吐蕃犯京師德宗憲宗時止蕃屢寇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卻缺盟于扈是也此皆權臣專行之事而此為適端春秋於翬挾賊諸國大夫而此無譏焉蓋不勝譏矣 ○劉氏曰左氏云珍之也言以遂權與戎盟得事之宜故褒稱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子非也若爾稱公子為褒則貶矣彼不謂貶何取耶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無而字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 公羊從己氏焉 穀梁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穀梁傳不言所至如京師也未復如也非如也其復非復也惟奔莒之為若故譏而日之也 杜氏曰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 朱子曰文定云色出於性性遥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孟子云君子不謂性其語便無病 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

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邪趨蹤無所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范氏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不去之罪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書至黃乃復〔孫氏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以疾而返義猶不可況敖如京師不至而反乎文公不能誅使之自恣奔晉惡可見矣〔朱子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曾亦不再使人徑皆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朱氏曰〕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也敖如京師不至復是大夫不有其君諸侯也曰奔者甚公之詞信不及臣下

夫以志狥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融堂錢氏曰〕謹獨之不嚴以至縱情而不知檢傷風敗倫為禽獸行而不恥者在乎不能忍慾〔汪氏曰〕春秋書文姜如齊如莒書季姬遇鄫子敖奔莒皆所以懲淫欲使人謹之於微漸也

敖與何謀使後人為鑑必持其志脩窒慾之方也

〔張氏曰〕國君為天下之斬衰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已為不敖之罪況懷叛之無政刑也〔汪氏曰〕春秋書文姜如齊如莒書季姬遇鄫子敖奔莒皆所以懲淫欲使人謹之於微漸也

春秋謹書其事於

以至縱情而不知檢傷風敗倫為禽獸行而不恥者在乎不能忍慾〔汪氏曰〕春秋書文姜如齊如莒書季姬遇鄫子敖奔莒皆所以懲淫欲使人謹之於微漸也

敖與何謀使後人為鑑必持其志脩窒慾之方也

〔張氏曰〕國君為天下之斬衰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已為不敖之罪況懷叛之無政刑也〔汪氏曰〕春秋書文姜如齊如莒書季姬遇鄫子敖奔莒皆所以懲淫欲使人謹之於微漸也

春秋謹書其事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叅

程氏曰為
災故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子鍾離及太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張氏曰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

初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湯意諸皆以官舉者苟堂胡氏曰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宋卿何以書程氏云宋王者之後得有命官故獨書爾不備書者嘗詞也因公子卬湯意諸不任二官之職華孫以逆族而主兵權所謂因事之變而書之亦猶魯之郛柵云爾陳氏曰未有書官者於是官從其官司馬司城是也未有書字者於是字從其字子哀是也見生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

不能其官至於出奔【家氏曰】司馬司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歳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爲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防患之計乃置之弗戒至於乗釁再作司馬死而司城奔由昭公信任非人以私昵寵臣而在列位既而其不能慮患於平日復不能制變於臨時也

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茅堂胡氏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左氏謂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卬襄夫人乃君祖母而書法若此者可以見婦人不當與政之意【臨川呉氏曰】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石氏曰】古者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其一體相待以成未有股肱廢而其體胖也前書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之所倚以立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既殺司城又奪枝葉皆落爪牙盡去君孰與處哉○

【啖氏曰】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効節於府人皆貴之也蓋舊說言此二人不失節故設謂節義爲符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爲女色爾公羊云宋三世無大夫梭此見以官稱是有大夫焉云無乎【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鄭氏辭云謂無人君之德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並尸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者爲不以官稱之

【附録】【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菫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春秋大全巻之十七 終

1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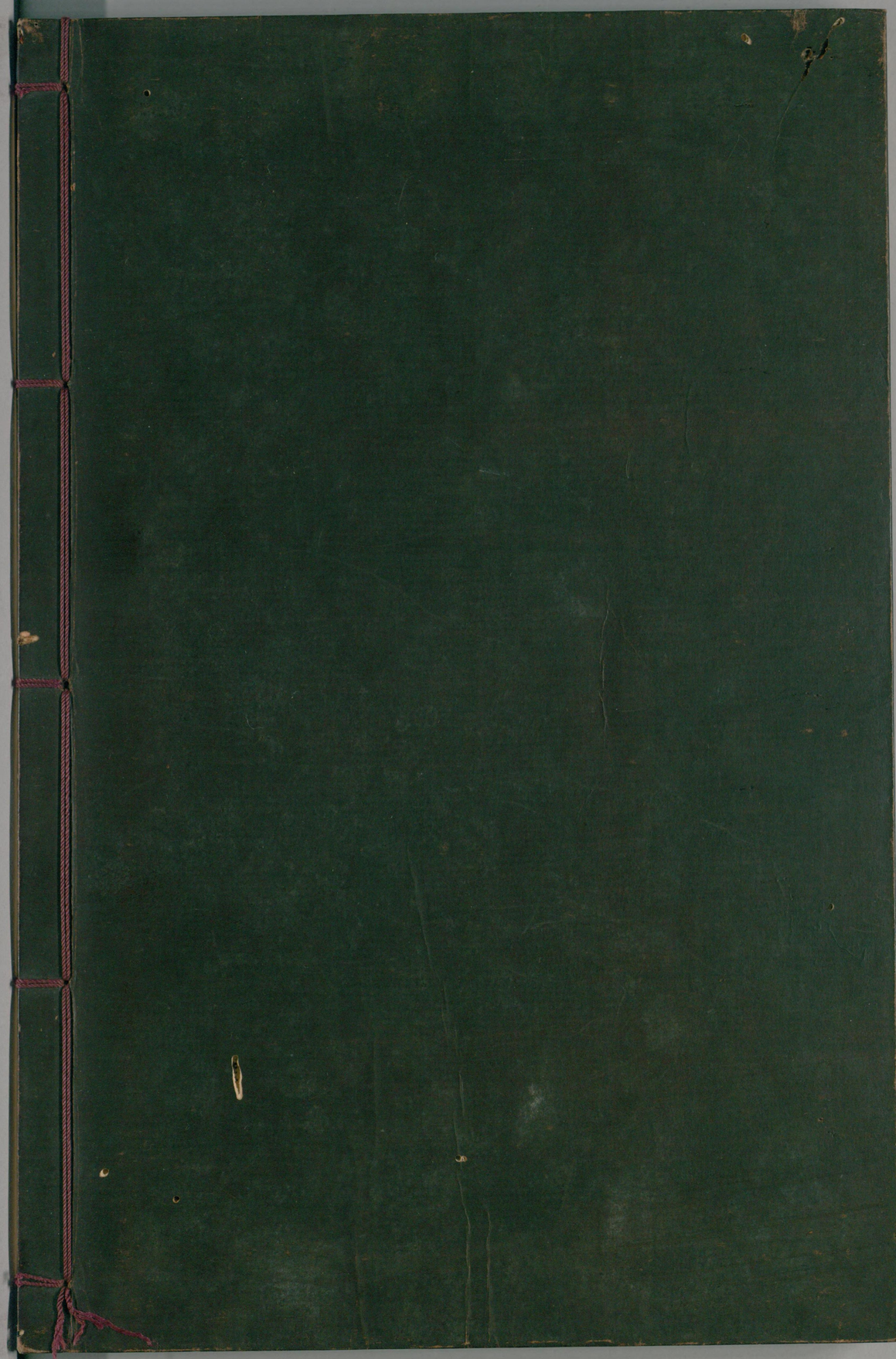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